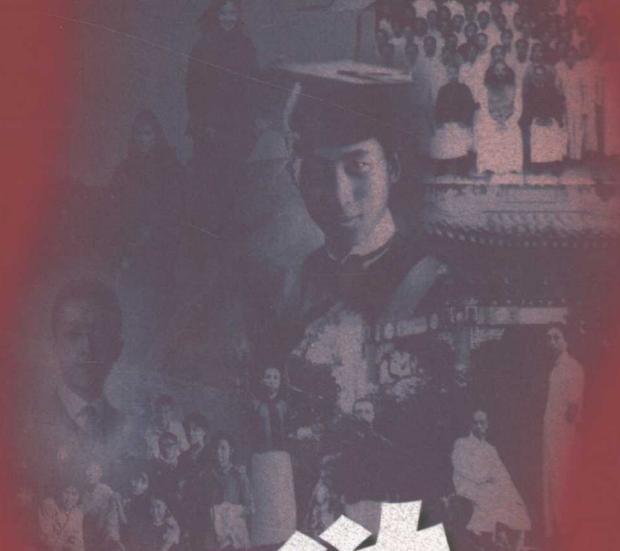


大学往事 一个世纪的追忆

季羨林等 / 著



大学 往事

—
一个世纪的追忆

季羨林等 / 著
昆仑出版社



版社

大学往事

——一个世纪的追忆

季羨林等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往事:一个世纪的追忆/季羨林等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40-613-X

I . 大… II . 季…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813 号

书 名:大学往事

作 者:季羨林等

责任编辑:张 鹰

装帧设计:潘 怡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86 千字

印 张:11.625

印 数:1 - 5,000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613 - X/I·459

定 价:20.00 元



内容提要

胡适、张申府、徐志摩、冰心、庐隐、季羡林、吴奔星、梅娘、杨振宁、李瑛、董健、林非、肖凤、赵园、贾平凹、艾晓明、曹文轩等三十八个大学人以温馨、浪漫的笔调讲述了他们大学时代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不但真实地再现了一个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风貌，而且展示了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闪现着人文主义的精神光辉。

一个世纪的大学故事带给您的有美好温馨的往日情怀，也有沉重而苦涩的人生记忆，它将和您一起翻开历史的书页，重温曾经的梦幻……

大学 往事

责任编辑：张 鹰

责任校对：刘晓京

装帧设计：潘 怡

目 录

世纪之初

- 胡 适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3)
张申府 回想北大当年 (18)

二十年代

-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31)
冰 心 我的大学生涯 (42)
庐 隐 大学时代 (52)

三十年代

- 季羨林 梦萦水木清华 (65)
吴奔星 风雨求学路 (71)
梅 娘 我的大学生活 (80)

四十年代

- 杨振宁 忆我在中国的大学生活 (93)
郭预衡 难忘的老师 难忘的诗 (98)
李 璞 我的大学生活 (103)

五十年代

- 林 非 大学里的读书生活 (117)
黄 柯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125)
董 健 徜徉在“红”与“白”之间 (134)
肖 凤 快乐与困惑交织的大学时代 (149)
黄修己 远去的美丽 (158)
刘迎晖 流花远去 (162)

六十年代

- 蔡立平 记忆中的大雨 (177)
张永泉 苦涩的回忆 (184)
赵园 闲话北大 (193)
杨闻宇 风雨兼程 (201)

七十年代

- 贾平凹 西大三年 (215)
薛炎文 花痴 (218)
艾晓明 复活 (227)
曹文轩 天堂之门 (240)
郭小聪 北大忆往 (247)
傅谨 高村的日子 (259)
丹娅 我们的七九词语 (269)
可尔因 我们“第三代人” (286)

八十年代

- 李跃森 幼稚的年代 (293)
刁斗 《脚印》的脚印 (305)
穆涛 经历以及记忆 (309)
任晖 过去的好时光 (315)
龙菜 我们是女生 (322)

九十年代

- 兰宁远 我当家教 (337)
张霖 永远的“北大楼” (345)
曹疏影 离开之前 (353)
于晨 渴望 (362)

世纪之初

胡适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张申府 回想北大当年

胡适 1891 年，安徽绩溪人，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著有《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1910—1917 年间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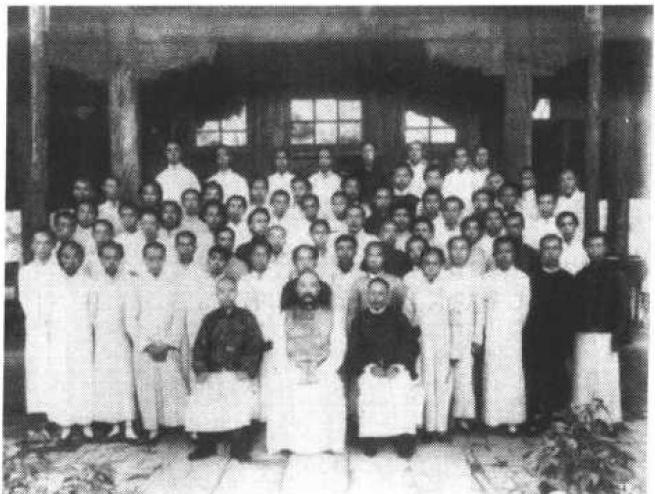
3

胡 适

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

今天我想谈谈我在美国留学的各方面。这些大半都是与 20 世纪 10 年代——尤其是自 1910 年到 1917 年间——美国学生界，有关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国际思想诸方面的事情。由一个在当时思想和训练都欠成熟的中国学生来观察这些方面的美国生活，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实是 1909 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才开始的。原来美国国会于 1908 年通过



考取第二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

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 1901 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是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

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 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

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 47 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 70 人是在 1910 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 70 人，则被录入于 1910 年至 1911 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

大学注事

我就是第二届第一批考试及格的 70 人之一。所以 1910 年至 1911 年间也是中国政府大批保送留学生赴美留学的一年。抵美之后,这批留学生乃由有远见的美国人士如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 R. Mott)等人加以接待。多年以后,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捐建那远近驰名的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House)时,穆德的儿子便是该社的执行书记。我特地在此提出说明这个国际精神,并未中断。

像穆德这样的美国人,他们深知这样做实在是给予美国最大的机会,来告诉中国留学生,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等处;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人体会。因而通过这个协会,他们号召美国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样方式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他们知道美国基督教家庭的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国留学生了解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行。这便是他们号召的目标之所在。许多基督教家庭响应此号召,这对我们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实在是获益匪浅。

在绮色佳地区康乃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许多当地士绅和康大教职员——都接待中国学生。他们组织了许多非正式的组织来招待我们;他们也组织了很多的圣经班。假若中国留学生有此需要和宗教情绪的话,他们也帮助和介绍中国留学生加入他们的教会。因此在绮色佳城区和康乃尔校园附近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与美国家庭发生亲密的接触。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机会,能领略和享受美国家庭、教育,特别是康大校园内知名的教授学者们的温情和招待。

绮色佳和其他大学城区一样,有各种不同的教会。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各有其教堂。“教友会”(或译“贵格会”或“匱克会”Quaker; Society of Friends)虽无单独的教堂,但是康乃尔大学法文

系的康福(W. W. Comfort)教授却是个教友会的教友，足以补偿这个遗珠之憾。康氏后来出任费城教友会主办的海勿浮学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长。我就送我的小儿子在该校就读两年。康福教授既是个教友会的基督徒，他的家庭生活便也是个极其美好的教友会教徒的家庭生活。我个人第一次对教友会的历史发生兴趣和接触，和对该派奇特而卓越的开山宗师乔治·弗克斯(George Fox, 1624—1691)的认识，实由于读到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有关英国教友会派的通信。这一认识乃引起我对美国教友会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谊。

6 教友会的信徒们崇奉耶稣不争和不抵抗的教导。我对这一派的教义发生了兴趣，因为我本人也曾受同样的，但是却比那耶稣还要早500年的老子的不争信条所影响。有一次我访问费城教友会区，康福教授便向我说：“你一定要见我的母亲，访问一下她老人家。她住在费洛达菲亚城郊区的日耳曼镇(German Town)。”由于康福教授的专函介绍，我就顺便访问了康福老太太。康福老太太乃带我去参观教友会的会场。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印象和经验都是难忘的。由于这一次访问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教友会里我有很多终身的朋友。我以后也时常去教友会集会中作讲演；我也送了我的小儿子去进教友会的大学。

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基督教其他不寻常的支派。在我的《留学日记》里，我也记载了访问犹他州(Utah)“摩门教会”(Mormonism)的经过。我也碰到过几位了不起的摩门派学人和学生。我对他们的印象也是极其深刻的。同时也改变了以前我像一般人所共有的对摩门教派很肤浅的误解。

我和一些犹太人也相处得很亲密。犹太朋友中包括教授和学生。首先是康乃尔，后来又在哥伦比亚，我对犹太人治学的本领和排除万难、力争上游的精神，印象极深。在我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之后，我对犹太人真是极其钦佩，所以我可以说这些都是我

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了解。

在 1911 年的夏天——也就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升入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有一次我应约去费洛达菲亚城的孛可诺松林区(Pocono Pines)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的暑期集会。会址是在海拔 2000 英尺，风景清幽的高山之上。虽在盛暑，却颇有凉意。该地有各项设备，足供小型的宗教集会之用。在我的《留学日记》里便记载着，一日晚间，我实在被这小型聚会的兴盛气氛所感动，我当场保证我以后要去研究基督教。在我的日记里，以及后来和朋友通信的函札上，我就说我几乎做了基督徒。可是后来又在相同的情绪下，我又反悔了。直至今日我仍然是个未经感化的异端。但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却小心地记录下这一段经验，算是我青年时代一部分经验的记录。

今日回思，我对青年时代这段经验，实在甚为珍惜——这种经验导致我与一些基督教领袖们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了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方式，乃至一般美国人民和那些我所尊敬的师长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康福教授对我的教导，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爱好圣经的真义。我读遍圣经，对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中至少有三篇我甚为欣赏；我也欢喜《使徒行传》和圣保罗一部分的书信。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

后些年在北京大学时，我开始收集用各种方言所翻译的《新约》或《新旧约全书》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有许多种中国方言，向来都没有见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作任何种文学的媒介或传播工具。可是基督教会为着传教，却第一次利用这些方言来翻译福音，后来甚至全译《新约》和一部分的《旧约》。

我为着研究语言而收藏的圣经，竟然日积月累，快速增加。当“中国圣经学会”为庆祝该会成立 50 周年而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



1914 年的胡适(留美期间)。

收藏。这个位居第二的圣经收藏，居然是属于我这个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胡适之！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

当我于 1910 年初到美国的时候，我对美国的政治组织、政党、总统选举团，和整个选举的系统，可说一无所知。对美国宪法的真义和政府结构，也全属茫然。1911 年 10 月，中国的辛亥革命突然爆发了。为时不过数月，便将统治中国有 270 年之久的满清专制推翻。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便正式诞生了。你知道这一年是美国大选之年。大选之年也是美国最有趣和兴奋的年头。威尔逊是这一年民主党的候选人；同时共和党一分为二；当权的托虎托总统领导着保守派；前总统老罗斯福却领导了自共和党分裂出来的进步党，它是美国当时的第三大党。罗氏也就是该党的领袖和总统候选人。这一来，三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因而连外国学生都兴奋得不得了。

这一年康乃尔大学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教授叫山姆·奥兹 (Samuel P. Orth)。他原是克利弗兰市里的一位革新派的律师。他在该市以及其本州(俄亥俄)内的革新运动中都是个重要的领导分子，由康大自俄亥俄州的律师公会中延聘而来，教授美国政府和政党。我一直认为奥兹教授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他实是最好的老师。我记得就在这个大选之年(1912—1913)，我选了他的课。

下面一段便是他讲第一堂课时的开场白：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The New York Tri-

bune) 是支持托虎托的；《纽约晚报》(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我不知道该报是否属“赫斯特系”(Hearst Family) 的新闻系统。但是该报不是个主要报纸。] 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做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四十八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

我可以告诉你，在我对各州的选举活动作了一番比较研究之后，我对美国的政治也就相当熟悉了。

奥兹教授在讲过他对学生的要求之后，又说：“就是这样了！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听我的课好了！”

我对这门课甚感兴趣！

奥兹教授对历史很熟。历史上的政治领袖和各政党——从美国开国时期的联邦系(Federalists)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党(Progressives)——等等创始人传记，他也甚为清楚。他是俄亥俄州人，他对前总统麦荆尼周围助选的政客，如一手把麦氏推上总统宝座的大名鼎鼎麦克斯·韩纳(Marcus Hanna, 1837—1904)，他都很熟。所以奥兹告诉我们说：“看三份报，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你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样你就注视你自己的总统候选人的得失，会使你对选举更为兴奋！”

他对我们另一教导，便是要我们参与绮色佳城一带举行的每一个政治集会。我接受了奥氏的建议，于1912年的选举中选择了进步党党魁老罗斯福作为我自己支持的对象。四年之后(1916年)，我又选择了威尔逊为我支持的对象。在1912年全年，我跑来